

寂寞的畫廊

陳之藩

「你為甚麼去南方？」

「我為甚麼不去？」

於是我像一朵雲似的，飄到南方來。

佛格奈的小說給我一個模糊的印象：南方好像是沒落了的家。總是幾根頂天的大柱，白色的樓，藍色的池塘，綠色的林叢，與主人褪色的夢。

我在路上看到一些這樣的宅第，並看不出沒落的樣子，南方人的面型也似乎安祥而寧靜的多

，但也看不出究竟有甚麼夢。

於是，像一朵雲似的，我飄到密西西比河的曼城，飄到綠色如海的小的大學來。

校園的四圍是油綠的大樹，校園的中央是澄明的小池，池旁有一聖母的白色石雕，池裏有個聖母的倒影。穿黑衫的修士們在草坪上靜靜的飄動，天上的白雲在池中靜靜的悠遊。

這是個學校呢，還是寺院？

我正在一邊問自己時，已經坐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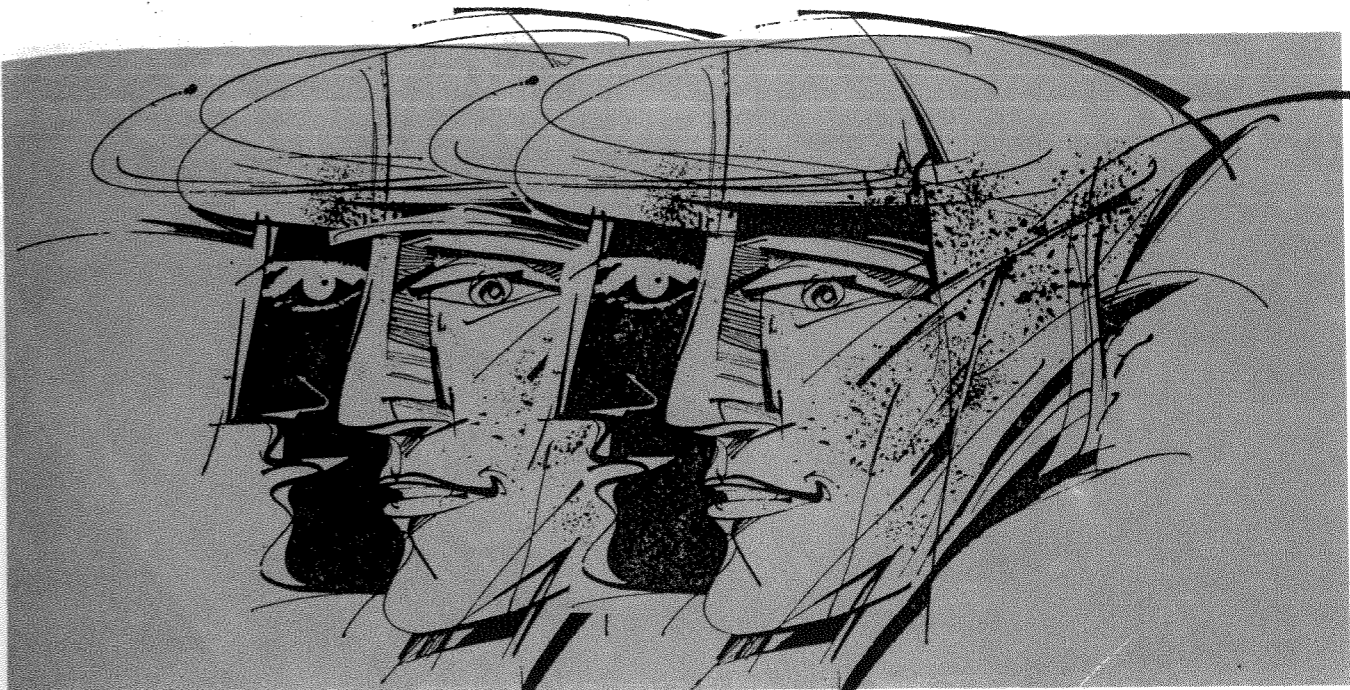
校長的面前了。

我面前是一個紅紅的面龐，掛着寂寞的微笑；是一襲黑黑的衫影，掛着寂寞的白領。我在路上時即想出了第一個問他的問題，怎麼知道我，聘我來教書；他已先我而說了。

「去年在此是一位杜博士，我們很喜歡他。他走了。所以請你來。」

「他不喜歡此地嗎？」

「他也喜歡此地，但他走的



原因是因為這裏寂寞。」校長低下了頭。

「寂寞！」我心裏想：「好像這個世界上還有地方不寂寞呢！」

校長已為我找好了房子，一位修士陪着我走了十分鐘路，走到另一片綠叢，有一石頭壘起的小樓，猛看去，像一白色的船在綠海藍天之間緩緩前行。

一位老太太靜靜的開了門，帶我們走到我的住室。

我沒有辦法不喜歡這樣安靜，柔和，潔靜的房子。我安頓下來。

我的房子很像一個花塢，因為牆紙是淺淺的花朵，而窗外卻是油綠的樹葉，在白天，偶爾有陽光經葉隙穿入，是金色的。在夜晚，偶爾有月光經葉隙洩入，是銀色的。使人感覺如在林下小憩，時而聞到撲鼻的花香。至於那白色的窗紗，被風吹拂時，更像穿林的薄霧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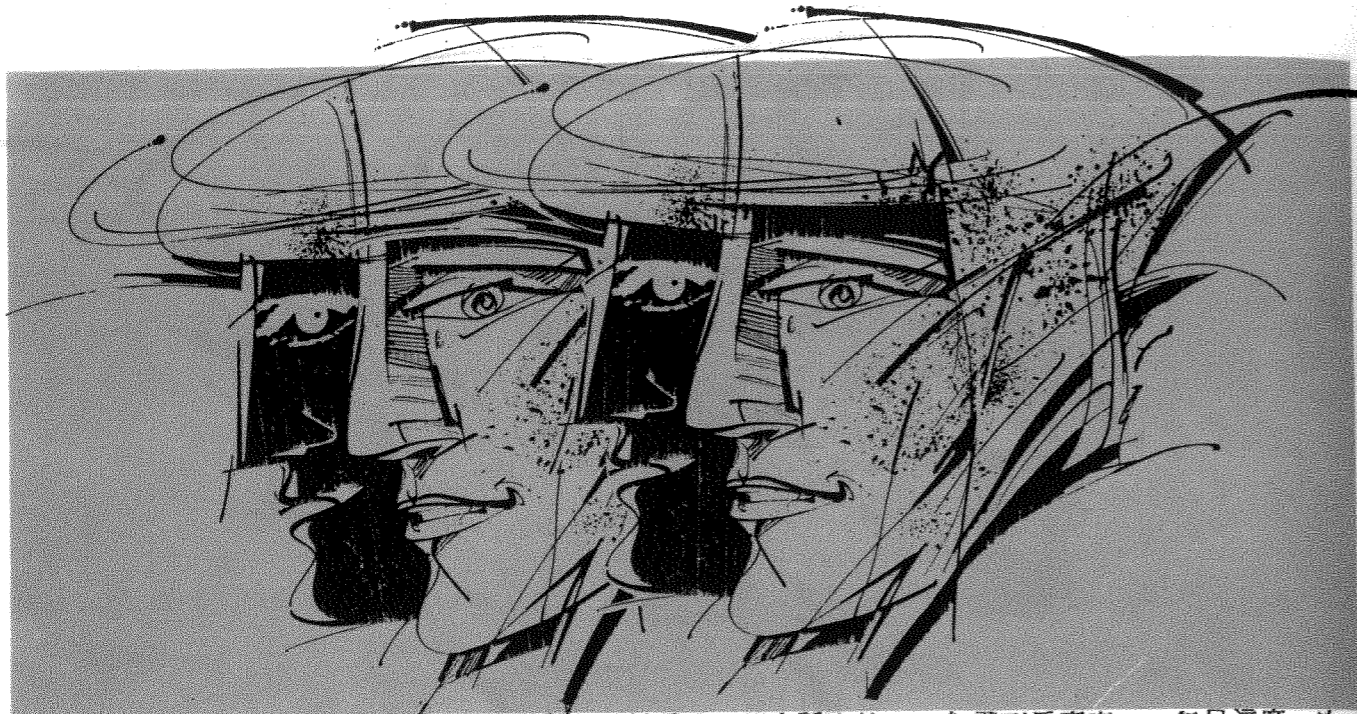
我愛這個小屋。

搬進的當晚，我已經知道了老太太的三代，第二天她又為我溫習一次，在一陣蒼涼的笑聲後，我總是聽到她不改一字的這樣說。

「我大女兒嫁給第一銀行的總裁，我二女兒嫁給皮貨公司的總理，我缺少第三個女兒，不然，我一定有個女婿是美國的總統了。」

「我的丈夫是曼城有名的醫





生，五年前他死了。我不想賣我這四十年的房子。等我去了以後，給我兒子，把他的診所搬到這個房裏來。這兒不是很像個療養院嗎？」

「我不論你當什麼教授，我也稱呼你孩子，我是老祖母了。你祖母有我大嗎？我已七十八歲了。」

每天我回來，她向我背一遍身世，但半月來，我既未見過她的女兒，更未見過她的兒子，只

是禮拜天，似乎有一個小孫來接她去教堂。

每天早晨，我只聽到她在廚房弄盆碗聲，每天下午我回來，她總是在她屋裏，大嚷一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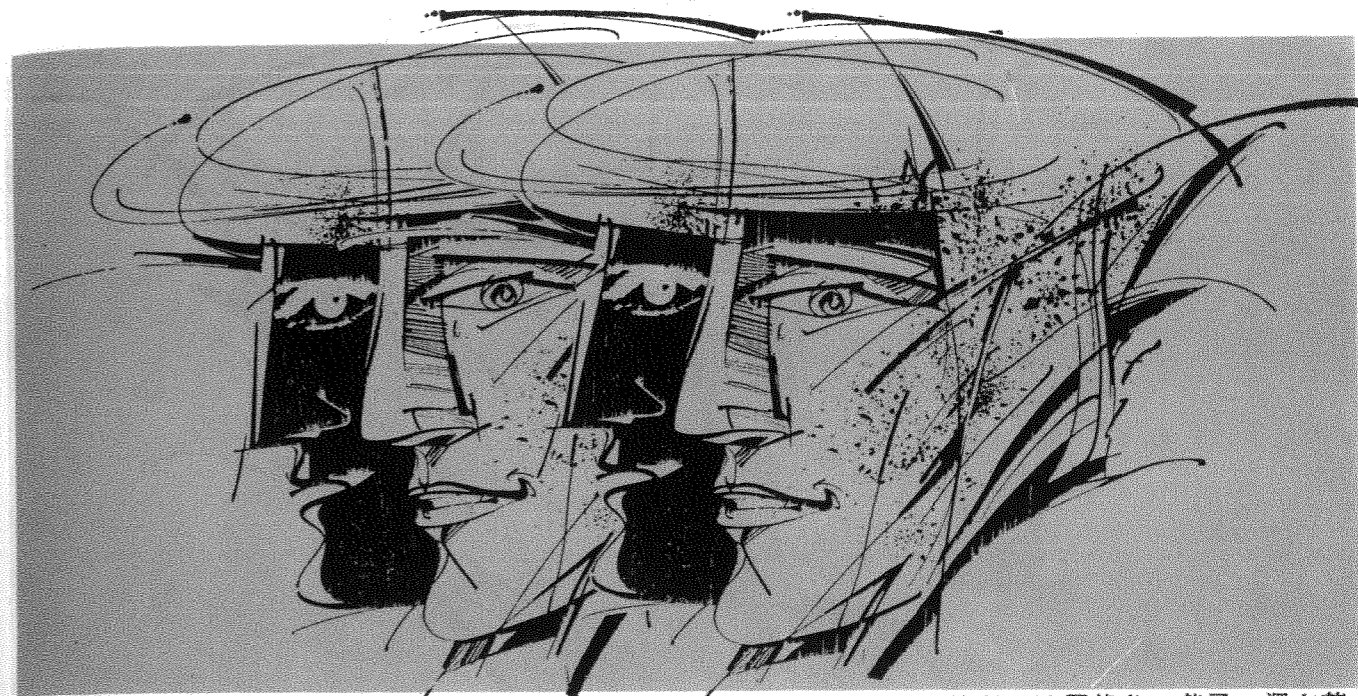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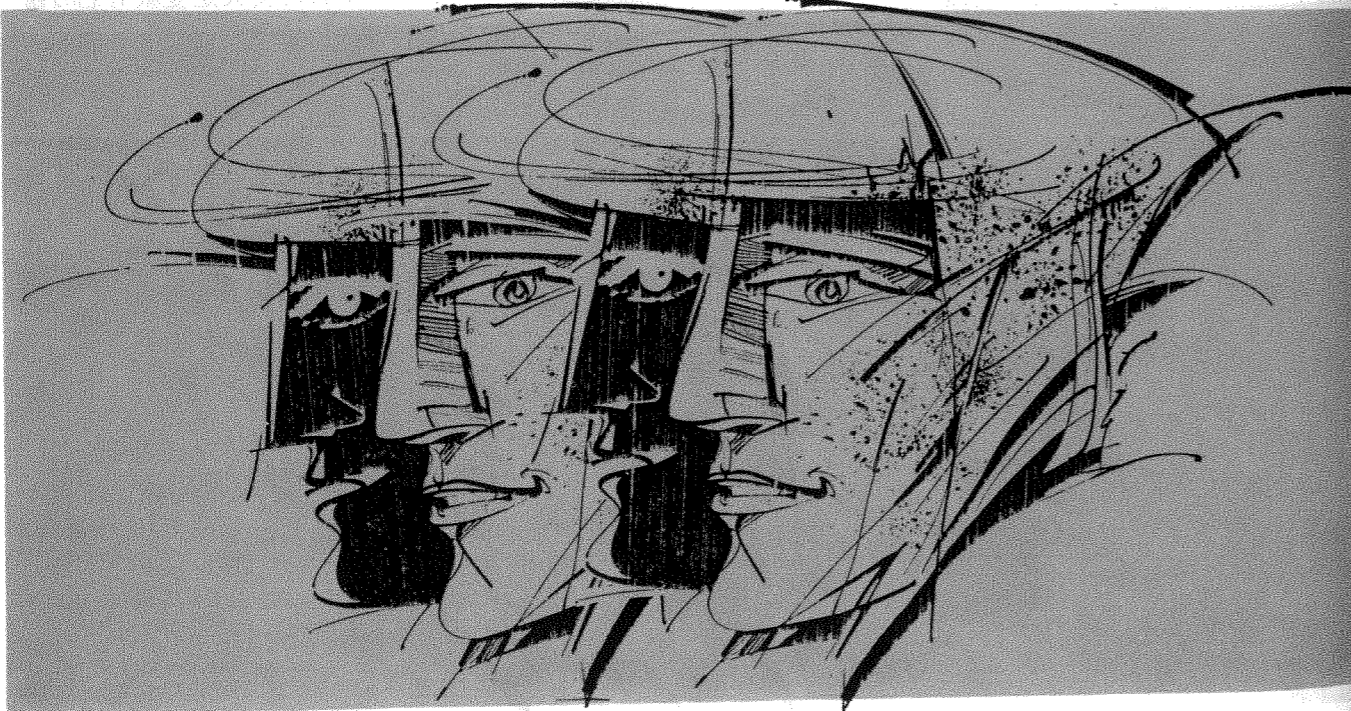
「我的孩子，桌上有你三封信，三封啊！」

我一邊拆信，一邊上樓，一邊心酸，我每天可以接到一信，而我們的房東老太太正像每個老年人一樣，在每一年盼望着有一天兒子的聖誕卡片可以和雪花一

起飛到房裏來。一年只這麼一次。而有時萬片鵝毛似的雪花，卻竟連一個硬些的卡片也沒有。

這樣大的一所房子，樓下是鋼琴、電視、宮燈、壁爐、雕花的大收音機，厚絨的沙發，沉重的桌椅，點綴得典雅而大方，每件東西全在訴說它們的過去的光榮，與而今的蕭瑟。

而樓上，這六七間大房，出出進進的卻只有兩個生物，老太太與我。



夜很深了，老太太還有時敲我的門：「孩子，夜裏涼，不要凍着。」我有時也去敲敲她的門，道聲晚安，我並不怕她寂寞，我實在怕她死在屋裏，而無人知。

如此老太太每天回憶一遍她的過去，我複習一遍她的過去。

其實這個房子與它主人的昔日，不必由老太太每天訴說的。由房內的每件事物，都可以看出一個故事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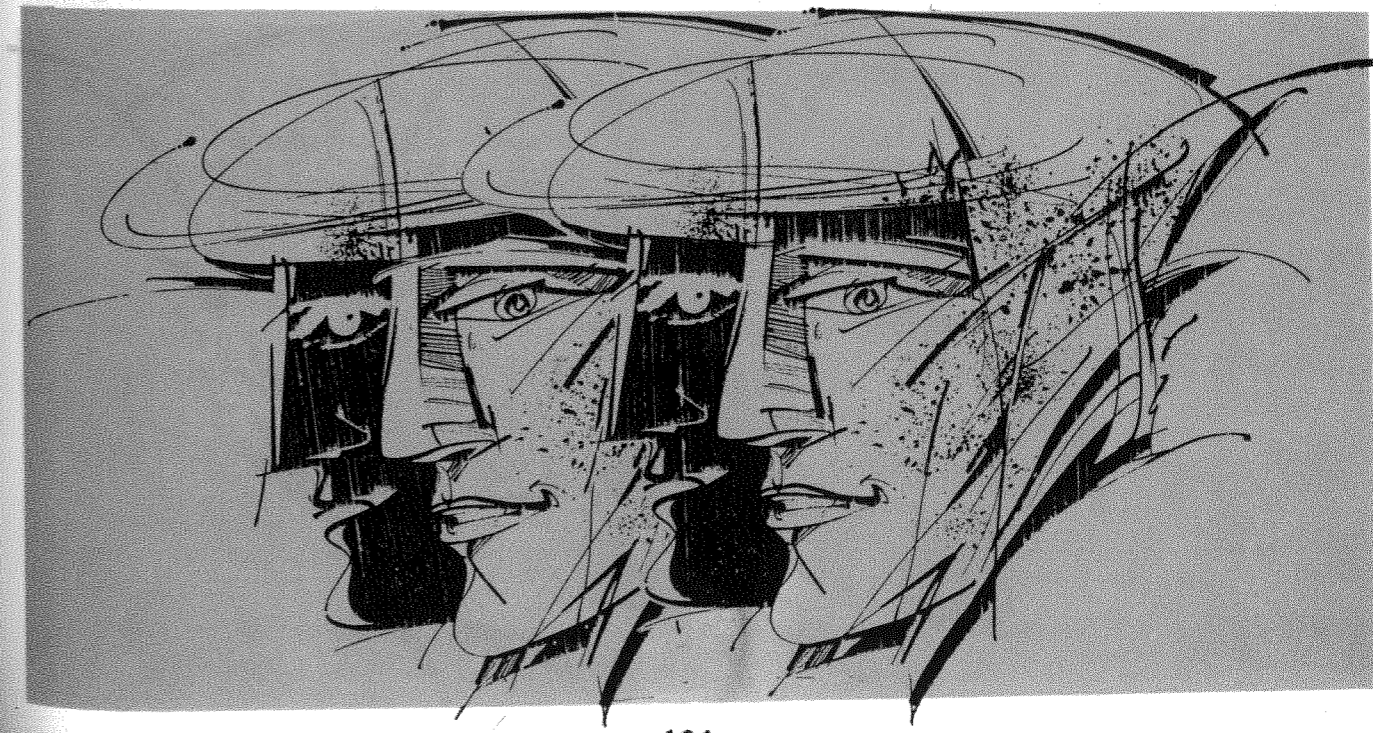
多少年前，一定是一年青的醫生，帶着一美麗的愛人，風塵僕僕的看過很多地方，忽然發現，這綠色的山坡，碧色的叢林，幽美誘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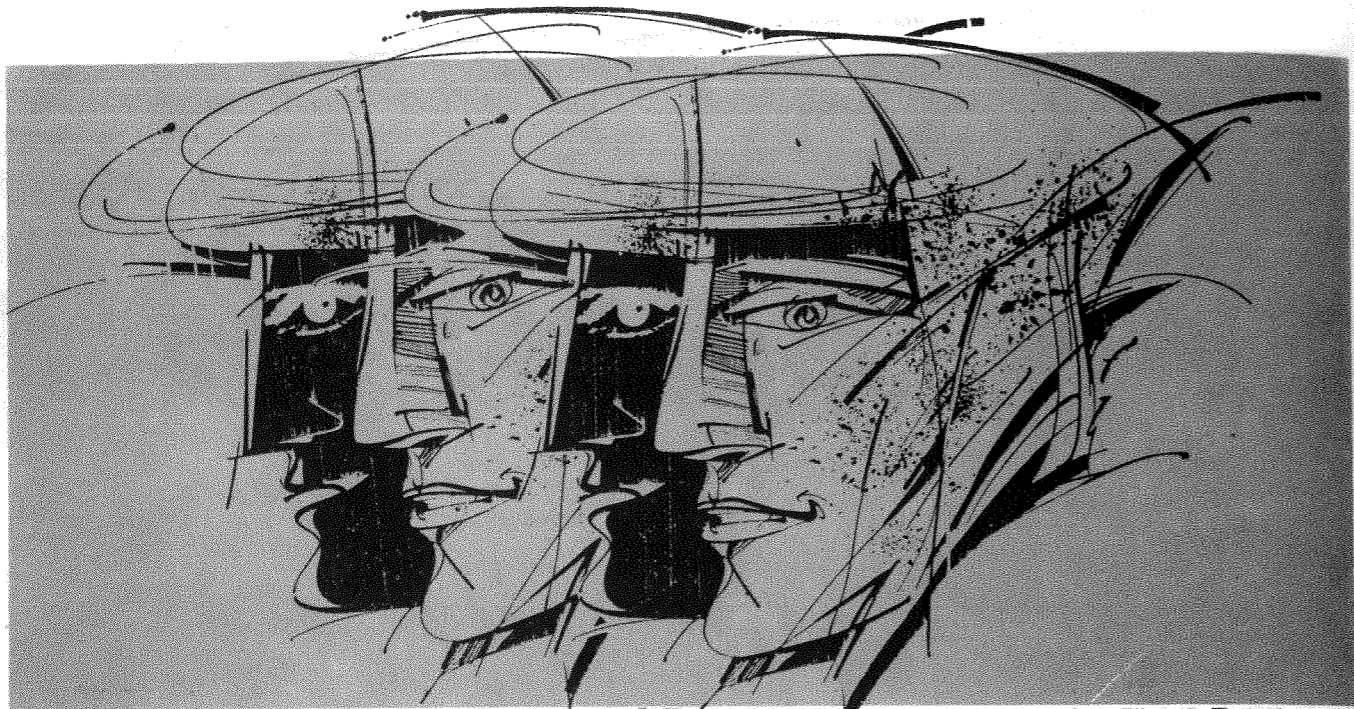
於是，買地、雇工、砍樹、奠基、把他們夢寐了多年的雲朵裏的小屋，在褐色的地球上建立起來。

這片叢林，自是不再寂寞了。以後除了春天的鳥聲與秋天的蟬聲，還有女人的語聲與孩子的

笑聲；除了綠色的葉子，還有花色的衣裳了。

紅木的大床，可以說明這對情侶的愛與眠；灰色的壁爐，可以說明他們的談與笑；鋼琴是女兒上學時才抬進來的；燈籠是給兒子過生日才買來的；為慶祝他們的銀婚，開了個特別大的晚會，也同時抬來這厚絨的沙發；為慶祝他們的金婚，人家送來這巨幅的油畫，掛在牆上；為慶祝他們的鑽婚，才點綴上這雕花盆的





老收音機。

以後女兒像蝴蝶一樣的飛去了。兒子又像小兔似的跑走了。燕子來了去了，葉子綠了紅了。時光帶走了逝者如斯的河水，也帶走了沉痾不起的丈夫。

在鏡光中，她很清楚的看到如霧的金髮，漸漸變成銀色的了。如蘋果似的面龐，漸漸變成不敢一視了。從樓梯上跑下來的孩子，是叫媽咪，從門外走來的孩子叫起祖母來了。而逐漸，孩子

的語聲也消失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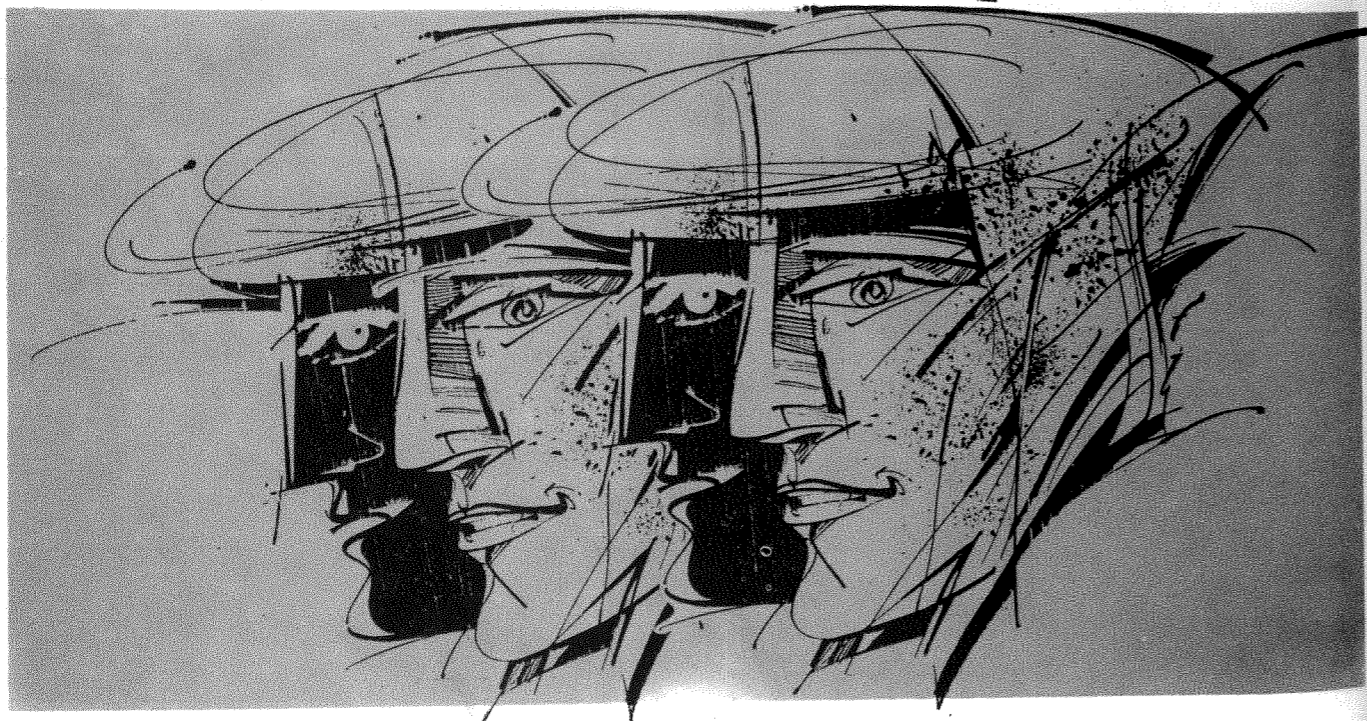
這是最幸福的人的一生，然而我卻從她每條蒼老的笑紋裏看出人類整個的歷史，地球上整個的故事來。

這個故事只能告訴我們無邊的寂寞。人們似乎贏得了一切，又似乎又一無所有。草叢間的幼蟲不斷的湧到，廢墟上的花朵不斷的浮現，樓上孩子的哭聲，一個跟着一個的到來，然而征不服這永世的寂寞。

人生中，即使是最得意的人們，有過英雄的叱咤，有過成功的殊榮，有過酒的醇香。有過色的甘美，而全像瞬時的燭光，搖曳在子夜的西風中，最終埋沒在無垠的黑暗裏。

一位哲人說的好，人類的聲音是死板的鈴聲，而人間的面孔是畫廊的肖像。每一個人，無例外的，在鈴聲中飄來，又在畫廊中飄去。

我看不出有誰比這位老太太



再幸福，但我也看不出還有誰比這位老太太再寂寞。

同樣的故事，同樣的戲臺，同樣的演員，同樣的觀眾，人類的滑稽戲在不憚其煩的一演再演。且聽：

「你永遠愛我嗎？」男的問。

「永遠」女的答。

但請問甚麼叫永遠？

不僅戲中充滿了這些不具意義的句子，而且有些不知所云的

句子，用黑字印在白紙上。

東方的紙上說：古有三不朽。

西方的紙上說：不朽的傑作。

但請問，什麼是不朽？

永遠不朽的，只有風聲、水聲，與無涯的寂寞而已。

「你不要着了涼。」老太太又敲我門了。

「謝謝你，我還沒有睡，今夜我想多看些書。」

我翻翻吳爾夫的無家可回，翻書頁的聲音，在這樣靜夜，清脆得像一顆石子投入湖中。

—民國四十六年十月一日於曼城—

